



91714

水石緣卷之五

稽山

李春榮

芳普

編輯

雲間慕空子鑒訂

第二十一段

投合浦雲影探親

困雙蛾富豪發難

雲影感松濤臨行之言奉生母恤梅柳較前倍摯其岳
和光復以書來招雲、仍不應碧娘曰君所契皆能奮
翼四方君獨喜蹴、坐屋子下課蓋論米男兒只該如
水石緣

卷之五

此終其身耶雲笑曰二反子居無匹為翱翔四海之求
吾躬擁嬌姿尚欲何往碧娘曰不信天下人都是沒有
妻小的纏出門雲無以應後值石生書到生母大喜將
胸中一塊石方纔掉下書未開先叫進來使問云大相
公是幾時到那裡的使曰大相公七月盡邊到的拆書
看畢驚曰好竒怪求神問卜都說他路上有阻原來有
此異事入語厨下老婦老婦曰菩薩竟是有齋書帶云
還是我叫的瞎子准生母曰不要爭大家有功隨令書

帶將寄與二子之書送與雲家碧娘見書帶問云你可
是來取甚方書帶云不是大相公有信來了太太差我
送書來的碧娘連呼雲曰快來看喜信雲開緘見生迷
舟之事說與碧娘亦各驚異碧娘曰叫這老人家熬煎
了這幾時如今好放心了書帶云我還要到梅姑娘那
裡去說一敬雲曰也有書在這裡我和你同去書帶隨
雲影至二女家一入門連忙叫云梅姑娘柳姑娘我家
大相公有書來了二女驚喜雲曰你聽他說謊書在那
水石緣

卷之五

二

裡阿姪曰我也道未必書帶曰我不說謊雲相公藏在
袖子里二女曰大相公在那裡帶回來的書帶云大相
公七月裡纔到衙門差人送回来的柳向雲曰看你會
鬼譚雲曰書是有一封不知可是他帶來的否讓我先
看取出拆開見有與綉嶺水氏聯姻之語將書復藏
入袖中曰好可惡這樣喜事單寫在這封書上我們
就通不洋風兒阿姪曰甚玄喜信與他們看罷梅曰只
要有了喜信書不看就罷了雲曰還是你有鎮定工夫

倒與你看看二女兒書頓開眉鎖梅訝曰果然有個綉
嶺怎多這船會錯到那裡去柳曰一夜千程這船快如
千里馬雲曰不是船快蓮峯做人別致所遇亦奇看來
水家姻事竟由天作之合梅曰他既到陝這尋他的不
知往那裡去尋如何遇見雲曰月波原說要到關中自
然會着後生母賞發來使雲影與二女各作回書入陝
碧娘復謂雲曰你心中只憂這個人如今他有了下落
石必憂了黔中幾次書來置諸高擱于朋情何厚乎戚
水石緣

卷之五

三

誼何薄生女沒用處求不得你到那裡走、雲曰出門
去不難只是蓮峰老母並梅柳姊妹再託與誰碧娘曰
君能盡友誼妾豈不能成君之高你若肯往探我父兩
家之事皆我承當若有纖毫不到回來任你罪我雲影
感其言遂許之擇定日期別生母及二女出門臨行碧
娘曰綉嶺尚晨夕把玩之物何不帶了出門雲曰虧你
記得我也思量借陣風兒吹到這畫裡邊去走、遂
束入裝內及雲到署適值其岳陞合浦守雲即欲別歸

岳堅留之遂同入學自雲出門碧娘遂將生母迎入已
家晨昏定省事之如姑又時遣人存問梅柳二女自
得石生之書知己訪得佳人心甚喜悅一夜燈前對坐
梅葦取舊時橫笛弄之曰許久未經一弄覺得指節生
疎柳問云這歌的是那一調連我竟聽不出了梅曰是
正宮柳曰你換了小二調我歌一闋配你梅葦換過一
調柳絲接拍歌曰

梁州序

井桐搖綠衰荷墮粉團扇涼驚玉枕飄空

水石緣

卷之五

四

野雲暮村遙送寒砧最是疎風扣竹密雨侵簾好
夢驚偏醒聽一片吟蛩悽惻也碎秋心啞嚙還添
孤雁聲減不盡殘燈暈紗幘照見單棲影情黯
奈何寢

前腔

參商宵隔輓轡夜引別緒遙牽素纈寒更不

永懷人有夢難尋一任蛾眉黛減雲鬢蓬飛鏡裡
容誰整可憐這海棠紅腿也因秋陰颯金風冷
画屏對碧落長河耿頭隨月嬾飛明鏡千里外照

君影

前腔

頭換

坐閒空惡抱如醒步遲除小欄獨憑恍蕭

郎月下歸來對影似訝容非昔艷態減初嬌怯怯
蜜腰損猛一雁橫空驚散也怨秋聲墜葉啼螿何
處尋聽咽露蟬嘶暝宮商做弄出心頭病無限恨
有誰省

前腔

記分携芳草初青又瞬息桂花搖影報魚書
一帝絨愁難盡似慮佳期雲散別調風吹依約言

水石緣

卷之五

五

還隱還只怕卽情葉薄也賽秋雲慢取楊花比妾
心憑尺素心喻哽叮嚀別語堪追首燈下誓未曾
冷

節節高 悠々兩地心總難憑三生石上銀還信宵

征訂誓海深盟山峻丹誠一點他年証惟歌銀河
風浪平黃姑織女幽期近

前腔 雖多思轉深好難禁愁城高疊重圍困流光

迅秋色分黃宅近雁鴻空遙天信只恐朱顏易

報秋西風吹老芙蓉韻

尾殺 羈人何日歸鞭整展離懷握手同傾免賦秋
幾百感生

歌畢梅萼放下笛云好一曲淒涼調幾時擗的柳云昨
日晚上睡不着枕頭上想的梅曰纏綿委曲真是長歌
當哭阿姓曰兩個姑姑真沒一樣不會像這樣吹
唱解悶何等不好每日只是嘆氣連殺真歎了
柳曰黃連樹下彈琵琶中作樂三人共坐談笑時龍湫

水石緣

卷之五

六

富豪荆棘瞰松雲二子相繼出門梅柳屏障已徹乘間
復至其家二女同在房中忽有人排闥而入二女認得
其入心甚驚惶柳絲叱之使出荆棘曰不要惱来看看
你們也沒甚不是我久欲再來為那姓松的姓雲的兩
個包着你們我不好來得也不是怕他不敢欺說這地
方那個不讓我一馬頭我不過不與他們計較今日縣
署中請我赴了席來順路經過進來與你們說話他
兩個又不在家了你們再不要是這樣二女見其酒氣

噴人齒、不絕連呼阿姥阿姥進房曰你這個人又來
做什忘舊年討了沒意思虧你還來快些出去荆棘伴
醉意欲投床被阿姥拽住倒入阿姥懷內阿姥險些跌
了個觀音倒坐船怒云人家都有個內外動不動跑進
房裡來持其衣拽出大門外掩門而入荆棘又討了一
場沒趣二女曰虧了阿姥在這裡不然怎忘遣得這狂
徒出去後阿姥泛雲影家來路上偏、遇見荆棘曰你
前日拉我出來我不惱你下一次來千萬要你方便阿
姥曰他姊、正正氣、你若再來相犯定要弄出禍來
荆棘笑曰他兩個原是論麻院的粉頭說什忘正氣真
真可笑阿姥曰既謝了烟花就是良家女子你不要再
說回家怕二女着惱不敢則散忽一日聞有人大呼道
門阿姥張見連忙報與二女曰前日那狂徒領了一班
惡少來了你們快些把門閉緊待我打發他二女急掩
房門諸惡少入室在房外言三語四惡聲醜話吵做一
團二女并聽氣得四肢冰冷阿姥端出一盤茶來向衆

人曰衆位罵得口乾了請一杯茶諸惡少見有茶來口
內便縮住幾分阿姥向荆棘曰你這位竟是不通一點
竅的一人曰怎玄他不通竅他還比人多一竅你聞、
看他脇肋下還有個眼兒放香氣阿姥曰冒、失、來
了兩次他們還不知道你姓甚玄叫什玄名字又不知
道你是什玄樣人怎玄就來睬你一人曰原來你們還
不知道怪不得我對你說罷他是這裡有名財主荆大
爺原是當初衛國公子荆的後代阿姥曰若不說那裡

水石緣

卷之五

知道你若有意要對他們說先和我說了通個信再來
會面豈有不禮貌你的你今日叫了些人來吵鬧不過
是混抄了一場只不睬你也沒奈何一人曰這婆子倒
說得中聽這位大爺沒有甚事不逞圖苟合而已衆皆
大笑棘曰既是這樣說只要他們曉得我的手段就罷
了我過一日還有話與你說列位我們暫且去罷衆人
哄然散去次日阿姥來與碧娘說知碧娘曰他是什玄
人這樣撒野你怎的不來通知一叢阿姥曰雲相公不

在家就來通知也是無益生母問碧娘曰這位媽；一向在這裡走沒方問得是誰家來的方纔說的是那一家是府上什麼親碧娘將石生與二女之事細；說出生母曰原來有這樣事他在家騙得我緊；的並不知道碧娘含笑又謂阿姥曰這就是石相公家太太生母對阿姥云雜為他兩人一片心不知後來的大娘是怎樣的不要就誤了他們畢竟是勸他們另圖長策的好碧娘復言生與綉巖未成氏聯姻生母曰這個我也不知

水石緣

卷之五

九

道家書上也並不曾提起阿姥回家將生母之言說向二女二女含笑又數日阿姥持畫出賣荆棘從後呼位曰來得湊巧我正要見你對你說話阿姥曰冤孽我竟怕往街上走繚出來就遇見你；不要絮煩了還有什麼話荆棘曰不是我三番兩次纏着他們實有句正經話要對他們說我目下要尋房小看了幾處都不小意他們出了院難道不從良麼我主意要娶他一個若說得成重；謝你阿姥拍手曰遲了遲了天上掉下的東

西也要起早有人走上你的先了棘曰我知道不過是那姓松的和姓雲的趁他們不在先讓我娶了一個他回來怕有何說阿姥曰你拿了銀子那裡討不出來定要咬住他兩個棘曰我實看得他們上眼放他不下老媽、不瞞你說我家大娘雖是他八字好做財主婆人實萬分不及况又時常反目一場吵鬧便半月開交好不掃興故此立意討一房這件事、要你攬掇阿婢曰、不能你不要費心棘曰你只把我的話對他

水石緣

卷之五

們說若有個允了、就罷若一齊做作我明日叫些人來搶也搶他一個除非他們離了這龍湫地方我便扭斷了這條肚腸阿姥回家對二女說知梅驚泣曰狂奴何所不為萬一逞其強暴何以自全柳絲良久云事越急心越閒、有筆計你動不動只是哭濟得什、梅曰他果若是這樣、采你有何法柳曰只聽他說的話、已得禦暴之策阿姥曰什法計策你倒說、看、曰、從來醜婦必有奇姑、斷無聽其娶妾之理、必得如此、始、因、乃、可

解梅與阿姥大喜

水石錄

卷之三



水石緣卷之五

第二十二接

柳絲設計黷狂且

梅萼避仇入庾嶺

一女商量已定從阿姥途遇荆棘、曰街上候了你幾日竟不出來前日說的話成不成阿姥曰我說你有話好好說再沒有不聽的如今共善你事成了把謝禮先拿來棘大喜曰事成後謝禮必不欠問你許的是那一個阿姥曰憑你選那一個但是他們出院使費是有八水石緣

卷之五

十二

代出的你要娶不可惜錢棘曰聘金多寡悉聽吩咐阿姥伸了兩指棘曰二百金不多明日親自送來我前日也曾問過菩薩說那姓梅的好就聘了他罷阿姥曰這箇但憑只是你說家裡大娘時常吵鬧若娶他到家不怕淘氣玄棘曰不妨我另有一座宅子離家甚遠娶他到那裡住不使家中知道阿姥曰這纔妥帖歸告二女梅曰這囚徒他要做癩蝦蟆想天鵝肉吃了柳曰你不要慌我弄得他老鼠跳在糠籬裡棘擇日如數備了聘

金二百兩金釵一股金釧一對綠緞數端令人持了親
送上門二女收了聘禮令阿姥延棘入房棘先謝罪曰
前日社飲偶然席上說起那一班敝友大家高興都要
來看、你兩位見房門閉了他們胡說亂語多有唐突
都是我陪禮言畢深、唱喏二女答禮棘向梅曰所求
之事多蒙許諾些須聘禮不過少盡意思明日過了門
不愁少用不愁少穿舍下田地雖然不多也有四五十
頃現開着兩個小當舖還有幾個綉緞店包得你一生

水石緣

卷之五

十三

吃着不盡阿姥曰你究竟娶到那裡棘曰我前日對媽
媽說了離這裡二三十里地有個庄子五間明樓兩邊
是大廂房後面連着小花園明日便到那裡住下使用
的了頭小厮都有梅萼亦故作婉言相荅茶畢歡悅出
門阿姥復呼住曰姑娘說雖然收了聘禮還要遲緩幾
天棘應諾而去柳絲遂令阿姥將送來聘金禮物用包袱
一齊包好暇得荆棘遠出假作賣画送至其家阿姥進
門見沒有人竟文後堂看昇靠椅上坐着個大胖的婦

人拿了串念珠口裡喃喃的念佛一待兒姑在旁邊阿
姥心知是了近前叫散大娘便行個禮婦人也不動身但
問云你這個媽是那裡來的阿姥云我是賣画的婦
人云甚玄画展開來看阿姥將包袱放下先開一卷婦
人看畢云都是些山水那一卷呢阿姥又開一卷云這
都是人物翎毛婦人云怎玄這人物嘴臉鼻子都是滾
有的阿姥云這叫做寓意人物婦人云這個不好看倒
是這幾張雀兒画得像只可惜都是水墨的太冷淡阿

水石緣

卷之五

五

姥曰上了顏色那些斯又人就不欲喜大娘要明日另
送兩幅來看遂將兩卷起婦人問云這包袱裡是什
玄侍女將包袱提了一提云老重的阿姥忙曰大姐不
要動這裡頭的東西是有人差我送與大娘的婦人問
云什玄東西那個送我的阿姥曰有這位大姐在這裡
不好說得要請大娘到房裡去婦人起身云你便到裡
頭說阿姥將包袱提還房內問云大爺那裡去了可就
回來婦人曰他到庄子上去了只怕到晚纔回來阿姥

曰有件事要求大娘離這裡不遠有兩個姊、一個姓梅一個姓柳當初原都是院裡人上年有兩位相公替他兩個贖出身來如今同住在一處方纔看的画就是他兩個画的婦人曰這倒也聰明阿姥云你家太爺因為見他聰明又齊整要討那姓梅的回來做小婦人聞言忽然變色將念珠放下云我有這樣事他們許也不許阿姥曰他們有人定下的了為着不肯改口你家大爺每日叫了些小夥子到他家吵鬧沒奈何只得暫

水石緣

卷之五

十五

時應許了婦人怒云你看這老奴才瞞着我幹得好事就莫他們肯了你怎玄娶得回來阿姥云大爺說隔這裡二三十里另有座房子要瞞着大娘娶到那裡去住婦人大怒云好胆子益發無法無天了他欺侮我沒有耳朶怪道平空要去庄上脩理房子他們如今叫你來有什玄話阿姥曰他們打聽得大娘是賢慧脩善的故此將沒前有些私蓄差我來盡獻與大娘要求大娘與他們做主遂將包袱打開逐件取出又將二百金展開放

在婦人面前婦人曰老媽：你且坐下來我對你說他
要娶妾也不是一年了。我若肯讓他娶還等到今日我
由他憎嫌他要另討却不能阿姥笑曰不好說大爺
也對我說來道大娘不中他的意又時常吵鬧好不婦
興婦人曰他說我掃興瞞了我做事待我把他的興益
發掃個乾淨只是這件事只要差你來說一般就是了
何用這些厚禮他們的東西不是容易得的。收也罪過
阿姥曰大娘不收他們也不放心。這是斷要收的婦人
水石緣 卷之五

將禮收下云媽：你回去多：拜上兩個姑娘叫他們
不要心焦既然許了他竟和他約下日子你早些來通
知我附耳云待我如此恁般包你弄他一個笑殺阿姥
大悅取了包袱作別出門歸告二女二女大喜遂與荆
棘約定日期令阿姥報與婦人知道荆棘將別院中收
拾得齊：整：廳上擺下酒筵邀了許多朋友來看新
婿天色傍晚婦人單身一個乘轎悄：先到二女家二
女延入房中：下禮泣謝婦人連忙扶住云愛約折

救我快步請起前日承兩位姊姊的厚禮本欲不收又恐你們放心不下我好過當不去但有句話今夜的伏不消說是我代你們打了恐怕老奴受恨不肯干休你們須趁早躲避不然終久要遭他的毒手二女甚感阿姪候在門外望見兩對提燈兩乘小轎隨着三對從人都高擎火燎却不用吹手急入門搖手云來了來了頃刻到門阿姥安頓衆人外邊坐定款待茶湯問云來這兩乘轎子何意來人曰大爺說那裡不叫伴娘來要這

水石緣

卷之五

十七

裡媽、送去阿姥云煩衆位替大爺說家裡只有柳姑娘一個我脫不得身這是箇去不成的衆人坐下一回催云路遠請早些上轎罷婦人戴上蓋頭祇阿姥呼挽轎進來、人將轎挽入堂前阿姥扶了婦人上轎柳絲故作泣送衆人看見私語曰又是個滿肚油益發胖得利害遂張燈抬轎出門阿姪望其去遠掩門入室三人拍掌大笑梅曰雖然解了目前之圍狂奴受毒必有一番舉動再作何計柳曰且看他來再作道理梅曰這

就差了此番不比前日來必受禍我早已打算端正
再不能與你共處雲家大娘賢慧你且暫到他家躲避
柳曰你怎玄樣梅曰我還有個姑娘住在庾嶺要求阿
姪陪我到那裡暫避柳絲曰與你相依數載怎忍一旦
分手梅曰身非鹿豕聚散何常待石郎回來時節你務
必叫他遣人接我和你再圖相會只是有累阿姥阿姥
曰我怕甚玄依我算來還是同到雲家的是梅曰阿姥
你不曉得我的意思已決了但此事以速為主稍遲半

水石緣

卷之五

日便欲避不能就要阿姪從了燈先到雲家說個明白
我和你明早便買舟出門叫他隨後接了柳妹去阿姥
無奈提燈走到雲家敲門進去碧娘驚曰阿姥這時節
到來必有甚要緊事時生母亦未寢阿姥先將荆棘說
親柳絲用計之事一述一遍生母與碧娘大笑阿姥又
說二人商量避害梅
生庾嶺碧娘曰說那裡話我
家難道就容不得他
叫梅姑娘不要多心明
早我就差人來接阿

這樣勸他、執意不

肯碧娘曰：「我不管都在你老人家身上，我受了雲相公的託，若今日由他去了，雲相公回來，我怎玄見面？你對梅姑娘說，斷不得阿娘應諾。」回家二女在燈前坐待。阿娘將碧娘之言說與梅，梅曰：「他是這樣說，我和行他情了去是斷不得，不可逐連夜收拾行裝，柳絲知不可挽。將自己衣裳簪珥盡付，柳曰：「我到雲家，只圖免得飢寒就罷了。姊，多點東西，萬一缺用也好典賣。」應急梅曰：「承你憐我，不知可有日子報答你否？」二人一齊掉下

水石錄

卷之五

淚來。阿娘亦為墮淚，只得再三安慰，收拾完備，遂暫時就寢。棘自奔轎出門之後，與衆賓朋圍坐，飲飲呼家童曰：「把家裡拿來的酒牌取出來，我們行令。」家童將一包送到席上，棘打開罵云：「這狗才昏了，把我的經摺包取來了。」家童曰：「前日明包的，是牌放在棹上，誰換了包？」哩衆皆大笑。一友取經摺展開見頭一條，張便是某日某人賒陳醋一罈，戲曰：「恭喜恭喜，醋賒去了，纔好娶。」如夫人衆海大笑。暢飲移時，林令鼓樂迎至半路，時將不

分轎到門首一吹手人門暗中絆跌一交將一枝鎖吶
壓做兩斷連、換了細樂引轎入堂中座客雖席棘先
問媽、的轎衆人依阿姓之言回覆棘曰這也原是倒
是我檢點不到隨即親開轎門婦人忍不住大笑走出
轎來揭去蓋頭袖大敲罵曰好奴才以妻為妾該得何
罪衆賓認識人哄而散鼓樂從人驚得把頭鼠竄
家童侍女一個、魂不附休棘呆睜眼說不出敲來
回身欲往外走被婦人當胸一把拔住探手從裙腰下
水石緣

卷之五

二十

掣出一把小小刀來對棘曰你若要走我今晚便和你
決個雌雄棘曰罷了罷了我被這兩個粉頭賺了明日
與他說話婦人將棘扯入房中曰且待我看、新人的
房收拾得好齊整好新鋪蓋先待我受用一仗我被轎
子顛了二三十里地身子乏了來和你早此行覺你不
要惱今晚是你的喜日且不與你講的你朝着他家婆
子說我掃你的與這與是你自己要掃的我不過臉上
不如他們兩個別的還有恁不一樣我做你的夫老婆

做得沒趣了如今倒情願做你的小老婆省得使心用
計謀占別人家的棘含憤就寢勉強奉承次日天將明
梅萼呼起阿姥先出門催了一隻小船將行李裝載停當
阿姥收拾了早飯二女嗚、咽、那裡吃得下去梅萼
欲別兩人相携大哭柳絲扯住衣袂曰知道幾時再看
見你叫我怎生放得下手梅曰你不受傷心我對你說
去投靠人家飢寒飽煖須要自己調護倘有病痛呼人
不應雲家大娘雖是賢慧恐人情日久生厭萬一有一

水石緣

卷之五

廿一

言半語你須忍氣吞酸只恨自己命苦罷了柳曰姊、
金石之言我一一在心只願姊、堅守初心莫負石郎
之約梅曰賢妹你不要疑我心可剖志不可移若有他
念今日何必如此我到那裡顯望來音你切莫忘了阿
姥別柳、曰阿姥一路上全仗你老人家料理阿姥應
諾二女痛哭而別柳絲轉入房中一身吊影四顧凄然
捶胸頓足哭個不止不一時碧娘遣人來接柳絲遂到
雲家書帶在門首看見急入報曰只有柳姑娘來了梅

姑娘沒有來潮絲入門先與碧娘相見碧娘聞梅已去
乃曰我昨晚再三叮囑阿姪說不可去柳姑娘你為何
不勸住他即欲遣人追趕柳曰梅姊決志欲行總使追
及必不回來碧娘心甚不悅柳曰向蒙大娘周恤銘心
刻骨今日又來投托自竟顏厚碧娘曰姑娘說那裡話
纖毫補助應該如此今日遭人欺逼理宜同到舍下不
知梅姑何意這般見棄冒寒出門實使我放心不下隨
即引見生母柳絲拜母泣住云吾兒薄德承你姊妹
水石緣

卷之三

確守成言受此苦累老身心實不忍柳絲掩淚荆棘被
其婦管住數日不得出門情知二女必然遠逸私令家
人來訪果見空房一室棘聞之暗自切齒

水石緣卷之五

第二十三段

遇舟人松濤入錦水 瞞蝶使水氏寄花箋

松濤自別雲影出門自思雖然一時高興起身却不知他躲在何處也不知果然有個濯錦真是大海撈針沒向下手一路風飡水宿行到金壇正欲渡江、邊舟子紛、或招云我的舡新或招云我的舡穩或招云我的舡價賤一個來扯衣服一個來搶雨蓋行李將松濤圍

水石緣

卷之五

廿三

作一團竟如楚重瞳困在垓心無計得脫松曰你們不要爭價錢不論新的妙穩的好我單要的是快內一人近前曰來、來快不過我的我是有名的載石船松揺手曰聽這船名先就慢起舟子曰就快在這名上千里路長江一夜直走到綉嶺鳥兒也飛他不過松濤聞言驚喜曰我正要往綉嶺去舟子曰這等益發沒得說了綉嶺除了我沒有第二個去得衆人撒手曰這個地名是沒人認得的我們只曉得金山不曉得甚么綉嶺舟

子曰如何請下船罷松曰你方纔說你這船因何名載石船舟子曰客人上船我說松曰你說了我上船舟子曰不上我船我也不說松濤上船舟子細說載生悞入綉嶺留居山寺之事松曰此事正奇我却不信舟子曰你這位客人不信老實若不信現有那客人的親筆在這裡遂取出石生所書扇云這是一柄招風扇客人請看松濤見扇知其所言確是石生喜曰這人是我的朋友我正要尋他果然到了綉嶺舟子曰我聽見那和

水石緣

卷之五

廿四

尚說要留他住幾個月想必還在那裡包你尋見松問綉嶺走那裡舟子曰你要到那裡去還不知松曰只聞其名不會到過舟子曰這地在洞庭湖的那半邊山拐角裡不大有人到的松曰原來是楚地還問你那裡可有甚玄地名叫濯錦玄舟子曰沒有我只在山土住了一晚第二日就出來了不曉得甚玄着緊不着緊松曰你說船快依你方纔的話我明日早上就要到了舟子笑曰那晚的風是他扇子上討來的客人若會討我也

會到數日後舟次彭蠡之口松濤望見石鐘山喜曰仰
止已久不可不登遂獨上山亭瞻眺良久向山僧索筆
留題于石壁之上詩曰

爲有荆南役舟從彭蠡過未遑泊絕壁聊復訪崇阿
山以鐘名異石因斧鑿訛髯蘇無快筆今日陋猶多
既下謂舟子曰匡廬在望還須一眺舟子曰若要山看
到那裡儘多這上頭不要去罷松曰你曉得什麼遂令
將船放近山麓振衣直到絕頂五老迎笑白雲冉冉
水石緣

卷之五

廿五

足下起遙望小姑空濛濛烟鬟撩亂漢江波動儼若
風吹羅帶飄揚不定回顧鄱湖鞋山一點又如金蓮一
瓣端破綠荷西望斜陽下如鷗集沙汀點成一片即武
昌也松大快曰對此奇景異趣惜乎少一知己至暮甫
下又數日舟過洞漣轉入崇山之內溪路漸狹行了一
程舟子停橈四顧不住曰奇了奇了松曰你想是忘記
路了舟子曰我記得是從這裡出去的呢松曰你這人
好渾張我道你是認得的這裡面又沒處去問路心灰

樣呢舟子曰你不要慌待我跑到山頂上望、看可望
得見綉嶺喘吁、一氣奔到山尖周遭一望連忙下云
我道我的記性就這樣不濟了松問云可曾望見舟子
曰一箇兒是在前頭了松曰還離多遠舟子曰看着近
得很不過幾里光景松曰你不要錯看了舟子曰不錯
前番出去那寺裡的當家叫了兩個小和尚搖隻船送我
出口子單記着山頂上的寶塔你不信轉過這個小岡
去就望見這個塔尖了果然轉過一峯望見塔頂松濤
水石緣

卷之五

廿六

甚喜趁着一曲溪流東迴西抱行可十餘里松曰你方
纔說只有幾里地行了這半日你看那山那塔都不見
了不可又走錯了舟子曰除非下次錯今日我包你不
錯這裡面的路像經摺本望着近走着還遠你看那不
是塔又露出來了復行數里清溪盡處綉嶺忽然呈露
舟子呼曰是了是了這不是綉嶺松濤昂首一看果
是峯巒如畫連鼓稱妙舟子曰這還不妙到頂上去望
望纔妙呢且和你到上面寺裡去罷二人登山舟子曰

我記得這寺裡有個和尚叫做甚玄烟花只去尋他行至雨花宮前沙彌看見報與拈花拈花忙出接見引入方丈問曰客從何來松曰我乃龍湫石蓮峰契友松月波聞他遠路迢迢寶刹特來尋訪拈花曰石先生曾到過敝寺秋初已入秦去了松喜曰他既入秦不必言矣動問這寺中有一個朗禪和尚欲煩引見拈花曰家師雲遊尚未返錫顧舟子曰又是你的船好奇怪虧你怎生復進得来舟子曰那南北兩京的路都是熟的希罕

水石緣

卷之五

這個所在松濤又問這貴處可有什玄水名濯錦的嗎拈花曰濯錦溪圍繞山麓這山下一村名賽桃源松曰不料今日連人連地都尋見了遂取囊中嶺圖行出岡前四望群峰或起或伏如揖如拱或蜿蜒如龍行或猱猓如虎踞或如美女頽妝或似侍臣鵠立或青葱如黛染或飄忽如雨來烟雲萬狀盡攝兩眸之內下瞰賽桃源展圖對看喜曰錦水花村果與畫圖無異拈花曰此圖從何而得松曰此係去年尊師在做梓贈與石友聰

僂而得拈花謂松曰石先生來時原住寺內後與村中
水散人相善移到他家住了數月前日有人下山聞得
村內人說近日曾差人到此探望不知果否松曰既如
此便當下山問個端的遂令舟子將行李搬到寺中拈
花陪松同至水散人家散人延入拈花先為通其姓名
來歷松曰聞翁曾為敝友下榻說他去後曾差人到此
特來問個詳細散人曰日前曾有使來貴友已抵幕府
月餘了足下何所聞而來松述秦中書到并已出門尋
水石緣

卷之五

廿六

訪途遇舟人之事散人曰貴友到彼不過相探山公屢
招却是為何松曰翁有所不知山公有女意欲館甥屢
屢招他蓋為此事散人暗想前書果然是真拈花曰有
此喜事石先生怎肯逗迨數月躲遲花燭之信松曰言
雖如此事山公留心已久敝友堅執不從今番雖然
到彼意在一探而已恐此事亦未必諧散人亦無言遂
設雞黍留松宿其家清氏謂散人曰連日的氣還不曾
淘了還要來什麼敝友敝友你由他寺裡去罷了留他

怎的散人曰地主之誼本應如此采蘋聞說有人來訪
石生送屏後聽見松濤言語入見盈曰姊、龍秋來
了個姓松的說是石相公的朋友到這裡來尋他他就
是那松什麼波了盈曰他怎玄曉得尋得到此采蘋
曰他說遇見了前番來的舟人尋到此處老相公留他
住下我聽見他說山家久已要招石生為壻他堅執不送
此去不過探望這事必不得諧他這話有些根據盈、

聞言益信前書之謬次日松濤欲別散人曰足下更欲

水石緣

卷之五

廿九

何徃松曰既得石生之信還當入秦一訪散人曰路途
勞頓且再停一日去不為遲松濤遂止少頃舟子下山
來到散人家問松去住松曰的于明日早行還是你的
原船出去還要前進舟子應諾散人陪松濤往賽桃源
前後周遊一遍舟子隨之松見居處男女俱清潔可愛
謂散人曰貴地溪山久入寤寐雖暫時分手終當同作
主人舟子曰山上望下來沒多大一塊地方走着這樣
寬展這所在真好可惜不近大路沒有生意做不然我

也搬來住了采蘋聞松濤欲到秦關復催盈、作書盈
盈至暮燈下寫就將前偽札一同封入謂采蘋曰書雖
寫了怎好付他采蘋曰不難叫采綠拿到書房只說是
我家大官人寄與石相公的相煩順附他初來不知底
裡必不疑心叫他不必與老相公說知盈、笑而許之
遂令采綠持送采綠送到書房照依前說松濤接書曰
你去說書我收好了請大官人出來會、采綠入告盈
盈曰如今怎生回他采蘋教采綠云你說官人有恙不
水石緣

卷之五

三十一

得親會多有得罪了那封書一定要到的采綠覆了松
濤松濤次日別了散人拈花起身拈花笑問丹子曰你
這款子下次可還來玄舟子曰走熟了只怕再來望、
你也定不得

水石緣卷之五

第二十四段

出桃源散人歸合浦 泊江塹梅萼會盈：

散人自得秦中來信深念其女桃夭之事尋思蹇桃源
無可與偶遂決意歸合浦盈：聞之不茶不飯暗自憂
煎采蘋曰悲歡離合自古難全姊：既信得過石生石
生豈信不過姊：况那和尚詩中明說着求鳳入五羊
將來石生必有入粵之行我們回去亦屬預定只數言
水石緣

卷之五

卅一

將盈：無限愁腸豁然盡釋散人擇日束裝拈花與居
民間知俱來送行散人作書付拈花曰僕還鄉念切不
及待和尚返錫數字畱別煩為轉達拈花敬諾行期既
定盈：率采蘋到齋將壁上粘貼詩畫盡行扯去獨將
石生所書對聯用水啜濕揭下收藏盈：倚窓櫺憑曲
檻對幽花撫脩竹慨然嘆曰十餘年賞心之處一旦舍
之而去情何忍也采蘋曰我兒那和尚帖內說欲見朗
磚三登綉嶺知他明歲必來姊：何不畱詩壁上使石

生見了好謀入粵盈；甚喜題寫于壁云

楚雲遮不住一葉下西風夢斷雄關外竟留香閣中
要盟堅白首素壁表丹衷早奮青鸞翼逆飛合浦東
散人遂子是日東發率婦女登舟鼓動木蘭盈；回望
綉嶺黯然淚落母曰怪你不得從小在這裡生長倒像
是離了家鄉舟出溪口順流一葉其快如飛一夜舟泊
江塹有小舟後至附泊船邊即梅萼赴粵之舫也時積
雪初霽寒月映波盈；與采蘋出坐船尾見鄰舫悄無
水石緣 卷之五 卅二

人語惟有江酸月色做弄窳寥盈；回顧久之抱住采
蘋曰對此淒涼景况使我心魂如失采蘋曰進去睡了
罷盈；曰睡與坐一樣再畧消停一會采蘋曰日裡聽
見老相公說前途有個庾嶺我們還要過那嶺去遠一
步替姊；愁一步一往東一往西幾時得有會面日子
盈；長吁曰自恨離群飛不去淒；片影落沙洲梅萼
卧不安枕耳邊唧；嚶；分明聽見唳其雁圖贈別之
句驚起開篷見二女露坐亦低吟曰青女素娥俱耐冷

月中霜裡聞婢娟采蘋背坐曰這空江上那裡來的一陣寒香盈、曰鄰舟有女子吟詩采蘋回身曰雷門前誰在這裡獻布鼓梅曰布鼓箴得不牢被人竊去了采蘋不知所云梅問曰你們從那裡來采蘋曰我們送荆南綉嶺來梅喜曰正欲一訪綉嶺消息何幸不期而遇采蘋曰你怎知道綉嶺梅曰我從龍湫來見過那圖盈、訝曰龍湫是石生故里梅曰那個石生采蘋曰你既見過綉嶺圖就該曉得這人有個蓮峰可認得麼梅

水石緣

卷之五

卅三

曰我只在他東鄰第凡家怎不認得采蘋曰你可知道他如今在那裡梅曰他母親山總戎招他入陝離家半載陝內招書又到正在驚惶誰知隨後到陝即有回書說迷掉入楚在綉嶺逗遛數月家中纔得放心采蘋曰這話纖毫不差盈、曰還有話動問意欲相屈過舡一叙可使得麼梅聽二女之言并誦已之詩知石生書內所云聯姻綉嶺必是此女遂取嶺圖箴入袖內悄悄鄰舡時兩船之人俱已鼾睡梅與盈、促膝而坐采蘋睇

視二女曰是巫山是月殿何意嫦娥得逢神女二女執
手相看亦各驚喜盈、問曰姊、既與石生為鄰知他
家內還有何人梅曰他家中祇一老母盈、曰可知他
曾否牽絲梅曰龍湫地面誰不喜得他為壻怎奈他選
才選貌比棘闈取士尤嚴那些有一無二的都被他看
做落卷竟沒一人中式采蘋曰這等說你想是他家遠
鄰不知詳細他現與山姓諧姻怎說無人中式梅曰這
事我也畧聞山家欲求坦腹已非一載那女子無緣石
水石緣

卷之五

卅四

生固辭不允他幾時有諧姻之事采蘋向盈、曰他這
話與那姓松的如出一口那封書是假無疑梅曰可是
他故人松月波玄采蘋曰便是你這鄰舍真不是冒認
的梅曰這人為尋訪石君原來他也到過綉嶺盈、曰
松君來時石先生已入秦他訪知此信也往秦中去了
梅曰聚談半晌竟忘了請教姊、貴姓采蘋曰我們姓水梅
曰舟中還有何人盈、曰老母清氏家君散人梅曰姊
姊雁行幾人盈、曰高堂二白只妾而已梅曰這位姊

姊呢盈；曰侍兒采蘋動問姊；貴姓梅曰妾也姓水
采蘋曰原來是一家梅曰聞石君家信說與綉嶺水氏
聯姻莫非就是姊；盈；赧然無語采蘋曰原來他家
裡也知道了梅曰非姊；不足為石君偶適言假書是
為何事采蘋言秦中遣人絕親之事梅曰說那裡話石
君家報現從秦署齎發並不聞有隻字提及山家之事
來書之偽自不待言何不寄書到彼以破其計盈；曰
曾有數字托松君寄去未知能達得否還要動問適言

水石緣

卷之五

卅五

綉嶺圖從何而見梅曰去年有一遊僧將圖贈與石君
至今傳遍龍湫何人不見盈；曰遊僧乃綉嶺雨花宮
即磚和尚畫圖乃余拙筆現見石生密帶身傍彼中安
得遍有梅曰原來是姊；的妙染乃向袖中取畫展向
盈；曰這可是盈；細看與已作一樣精申不能復
辨驚歎良久乃曰我品有得還有一事動問龍湫有二
妓一姓梅一姓柳他二人已出青樓能詩善畫聞與石
君情好甚殷我現歲其所贈雲雁圖此圖必出二女之

手可知其詳采蘋曰可允他二人容貌如何梅曰聞他
二人容貌頗佳諒不及姊；盈；曰又聞他同居不字
却是為何梅曰聽得二女辭樓皆由石君所感他兩人
深被厚德意欲同賦小星以明知報也不知真假如何
采蘋曰你便怎玄曉得這詳細梅曰因屬氣節傲閭競
傳故悉顛末盈；曰賢哉二女不知可有緣分得與同
居否梅曰姊；遠離南服今欲何往盈；曰祖居合浦
家君決意東歸幸得與姊；相遇梅曰姊；既已還珠
水石緣

卷之五

卅六

石君復到綉嶺茫何知道盈；曰敝梓彼已知之我臨行
又留詩在壁必然入粵來訪勸問姊；欲往何處與誰
同伴梅曰妾幼失怙恃有姑母住居梅嶺到彼相探舟
中止一鄰姬作伴采蘋曰這等說我們是同路的盈；
曰審音察貌姊；必非庸人之婦際此隆冬孤行千里
定非無故梅嘆曰妾薄命喪腸難訴姊；既與石君有
約有日必抵龍湫妾亦不久返棹再會有期中情不白
自知時已宵分梅萼取圖起別盈；曰適然相遇自覺

情不忍釋梅曰中懷依企妾亦具有同情采蘋曰我們
總是同路的明晚將船還泊在一處大家再好會、梅
曰這却甚好盈、先令采蘋入內收拾被褥采蘋曰枕
頭尔放處都不似在家時怎生睡梅曰好一位大姊言
詞典雅迤來兵強悉由將勇益知姊、多才盈、曰小
嫖喋、姊勿見笑

水石緣

卷之五

卅七

水石緣卷之五

第二十五段

戰西秦函關退木客 開東閣幕府贊松濤

山中木客喜音律解吟咏僭號稱王大開韻府招集詩
豪得吟哦軍士兩遂築吟壇拜詩魔為帥其軍分平上
去入四部演為腰鶴膝等八陣開十五國之風惟秦
最強遂詎吉興而叩關請戰山公先點強兵把住潼關
傳諸般情議破敵之計曰將百眾察听王言皆稱險阻
水石緣 卷之五 卅八

為今之計

關以不能守住要害敵兵資竭力

疲必自散去

矢之勞坐收其效此萬全之策也

矣山魍猖獗妄自稱千關中帶甲百

相枯拉朽正當礪兵秣馬滅此朝食豈

為敵所笑諸將皆不敢言公遂令谷應領

應一戰而北引軍入關公聞谷應兵敗大怒點齊部曲

親自出兵石生入見問何以戰公曰尔書生何知軍旅

之事遂出戰木客下令軍中盡披穿山田前軍監五十
頃右軍執趕山鞭左軍使開山斧與公戰于夕陽公大

勇裂木客乘勝馳之公正被困忽一人徒手奮

客師辟易不敢前公入関大慙問其人

將軍同里松月波因訪令甥石蓮峰

不辭一臂公喜遂入幕府石生聞山

情烏得及聞松濤至二人相

沐不忘何意吾兄遠遊到此松曰

五

深嘆索居孟秋山公書到說你未至

和籠碧知你不到必是中途有阻只

尊堂之心生謝曰勞兄遠涉何以自

月將盡舅父說剛有書回我知家中

即遣人回家不料吾兄先已出門松曰

也免得家中懸念生曰籠碧近况如何松曰

他安無事不過如此府上與梅柳俱是他照看吾弟可

以放心生曰蒙他相看勝于骨肉心實抱歉松曰相知

周急事移尋常况他豐厚之家更當如此生復詢二女
松曰別後我二人並不曾到他家去來時曾去作別兩
人淒：困守容貌比前減多了生甚慨嘆松濤正欲言
入綉嶺之事適山公來招二子入營問計二子隨同入
中軍公自戰敗令谷應堅閑潼關不敢再出木客令詩
魔扎住關前書夜推敵敵勢甚盛松謂公曰吾觀敵人
有傾岩赭嶺之雄公誠不可與爭鋒公曰吾方欲勵兵
益衆以圖必勝如足下言將如之何生即曰甥早已探

水石緣

卷之五

四十

知敵情禦此敵安用長鎗大戟直須賦詩退之可也公
曰即如子言宜速為計生與松濤計議謂松曰吾欲先
為茗戰君意若何松曰一路被村膠所困正欲借此洗
發精神雖非所長願佐旗鼓生將軍中亦分四部建陸
羽龜蒙毛文錫盧仝四幟上綉龍團鳳餅之狀色尚紫
名紫雲堆兩人各率二部濤名松蘿軍生名石花軍齊
到關上敵兵望見旂鎗林立遂來挑戰兩軍開關迎敵
七戰而詩魔退舍松蘿石花二軍皆翽：風生石生復

決蒙泉以濯之騰波鼓浪沸殺如吼敵兵英戰兩軍遂
列子闕外木客聞詩魔戰敗併力禦之山公親往敵師
謂二子曰敵雖暫退終相持不下奈何二子曰破敵必
待夜戰公曰夜戰宜多張火鼓以助軍威二子曰無庸
一夜四天鎖碧皎月當空下令軍中按甲束兵各依節
奏高歌趙宋元明之詩敵軍聞之莫不技癢詩魔與木
客同登壁壘倚月靜聽詩魔曰宋以詞勝元以曲勝明
以文勝五七言皆平弱無奇不足畏也木客遂令軍中

水石緣

卷之五

四十一

歌而和之次晚二子復令大軍稍前歌初盛中晚四唐
詩木客曰此非昨夜之比詩魔曰詩盛于唐調雖高猶
未盡善歌而和者如故又次夜二子復令軍中歌晉魏
六朝及兩漢詩木客驚曰語和而在義嚴而密又非前
夜之比詩魔心頗怯不能應軍中寂然無聲二子笑曰
山鬼伎倆已露益以後勁立見蕩平矣松濤編板屋淅
小戎婦女于入至夜兩軍翊：直逼敵營或擊甕或叩
缶鳴：然齊歌秦風車轉回鏃小戎蒹葭終南黃鳥晨

風無衣渭陽權輿十篇敵兵大敗詩魔降木客夜遁山
公聞捷大喜出關相迎大軍凱歌六月振旅入關營中
置酒命樂歡聲洋溢公親酬二子松曰非石生不為功
草鄙之人何與生曰克敵皆吾兄之力何多讓也公曰
左提右挈勲實相等行當表奏以彰懋德生曰松君庶
賁之士表薦允宜甥不過逢場作戲何能之有况扳花
念切軍功亦不敢當公嘉其志盡飲而散二子同入卧
所松曰近日軍中勞攘未曾問你迷途入楚之事如何
水石緣

卷之五

四十二

生想曰我遣人回你已出門怎知我迷途松曰豈但知
道綉嶺水散人家我還睡了两夜來的生曰好奇怪你
怎生到得彼中松曰此話更奇綉嶺不在宇宙之外你
能到何獨我不能到你且說迷舟一節生曰說也奇異
來時舟泊金壇被江風一夜吹送到彼原來去年贈我
畫轴的朗磚和尚就是那嶺上雨花宮的住持我在寺
中住了半月因識水翁移到他家來時和尚未回惜不
能一見且問你從何知道尋到那裡松曰我也是到了

金壇巧：遇見從前載你的舟人他口誇江風吹送之
快因而問得消息就上了他船同入綉嶺長老還不會
回寺拈花和尚說你與水翁相善你到這裡就遣人到
彼候他我因此與他同到他家訪問明白蒙他留住兩
晚遂即作別那裡面山水幽奇果是一幅天然圖畫惜
不會久留細加探賞生曰且慢我並沒有遣人入楚你
見水翁可會問他松曰我只問你入秦之信遣人不遣
人不曾問他他也沒有題起生曰這怕是和尚誤聞松
水石緣

卷之五

四三

曰我還忘了水家郎有書帶來候你遂取書付生生接
書知是盈：所寄問曰這書誰付你的松曰那晚剛欲
就寢有一七八歲小鬟送到書房說是官人所寄我要
請會：回說有病不能會客生咲云此事你可與散人
說和松濤搖首生持書不發又曰原來這和尚還不會
回寺你還不知他神異他去年還有贈我詩句幻而難
解中有江帆悞張函開秦凱之語神奇乃尔松濤甚是
驚異時濤被酒先睡生挑燈開緘見書云

錦水烟深花賺漁郎之掉草堂日暖竹留君子之車
地非洛浦而遇陳王人喜東牆而隣宋玉題紅一葉
和錦字以緘懷麗落千言將衍波而索賦烏棲曲泣
鬼驚神白紵歌縈心繫念含羞擲果偶來月下之遊
回顧雕欄遂並星前之椅清談霏玉屑侍兒滿泛綠
昌明良夜剔銀燈棋子敲殘紅蓓蕾聯詩聯袂君謬
許鶯情所鍾如友如賓妾愧佚于禮之外一誦遊僧

之句方期白首同心忽聞阿母之言暗惜命顏薄命

水石緣

卷之五

四四

感君情切使妾心柔遂致私誠共申信誓百年鳳卜
恩向碧海俱深一曲驪歌魂與玉鞭碎掉秋風吹雁
路別思方殷遠水報魚書愁心倍熾帷房密約親何
難于吹處求癡幕府佳期妾獨能于真中辨假謂此
情之甫定况分袂之匪遙總彼美之可親寧棄予之
太速指星誓月君非魚媒接木移花妾何敢信是用
畧陳鄙陋謹和偽托以同登惟祈俯念盟言共守貞
心而不變薰葭白露思以間而益深契濶死生情以

併而倍篤楚雲秦樹魂夢徒勞逆旅異鄉珍重為禱
生覽書大驚復觀偽札知為山公所使心大不悅松方
鼾睡生急推之曰快醒快醒松覺曰怎玄你還未睡適
纔夢去正與敵人鏖戰被你推醒了生曰且莫說夢話
我問你你到水家水翁可有什玄話說我松曰他不曾
說你什玄生曰怪道那和尚說我別後曾遣人到彼他
却不錯松曰是誰遣去的生曰說也可笑既稱知己我
不敢瞞你水翁並沒有兒子只有一女貌比夷光兼工

水石緣

卷之五

四五

鉛槧房中有一妙婢名喚采蘋因其婢得與相識別時
曾與密締絲羅來到這裡舅父屢以親事相強我無奈
告以曾與水氏聯姻誰知他偽托我言遣使持書到水
家絕親將我從前之事一朝破露豈不羞死松聞言披衣
起坐曰這等說來書是尊闡所寄我道你迷途甚奇原
來有此奇遇書何所言生移燈近榻以書示松曰珠玉
之心千伶百俐早已識破是假區、離間從何而入松
見書曰讀其書知其人真是閨中英雋好笑阿紅說寄

書的顛倒瞞着魚雁我倒被蛾眉賺了石生一夜無眠
次日即欲辭別起身山公問松濤得知其故大慙謂生
曰姊無緣我也不再強你你冒雪歸家如甥舅情何生
決意欲行公不聽自是館甥之念遂絕一日松謂生曰
緣雖前定君于中表誠為薄情生曰知我罪我我皆由
之舅父既不我強我倒為他覓得一佳婿松問是誰生
曰君寧學王摩詰作老鰥耶松曰你敢是說醉話生曰
我不醉話也不錯正欲借此謝罪紅粧你不要看我的

水石緣

卷之五

四六

樣松止曰切勿輕舉自討沒趣這兩日睡夢不祥夜來
自夢睡在床上一人通與我一隻小鳥我接過來看却
是死的又放在枕頭上不知主何應兆生拍掌曰夢兆
甚祥姻事必妥待我解與你聽你睡在床上乃坦腹之
兆鳥死乃羽卒合來是一翠字家表姊小字翠微放在
枕上豈非共枕之先驗乎松濤大笑曰恐未必如君所
解且未知山公之意如何不可造次生曰造次也必干
是了遂煩谷應為媒且曰入楚偽扎汝必知情令你戴

罪圖功務須力贊谷應來與山公言公以石生之事不
諧正尔抱悶聞谷應之言暗想松濤雖恬稚不及石生
其英偉俊拔亦世所罕儔頗動于中以語翠微翠微無
言公遂允其所求生大喜謂松曰庶幾不負吾兄此行
弟亦借此以酬知己松濤解所佩琥珀以為聘公受聘
遂擇吉以女妻濤

水石緣

卷之五

四七

